

8潮头 Tide

潮头品茗

把秋光读瘦

(散文诗三章)

■ (贵州)封期任



站在秋天的门楣，任冰凉的雨水打湿风与秋叶的缠绵。

任那一缕菊香把瘦削的日子喂肥。

饱满的稻穗，从村庄出发，蜗居在城市的一角。

手握的茶杯渐次变冷，萦绕的茗香，始终绕不过脚手架上亮开的怀想。

霓虹，迪厅，和啸叫的摇滚乐，跨不过目光的小河。

在这样的秋天，这样的秋夜，家乡的童谣，总在季节的深处，不合适宜地响起。

灯火阑珊处，父亲的早烟味把穿梭的人群染黄。

我随性地抓一把多情的风，打听回家的路。

父亲，和那条流浪狗，可否把秋光读瘦，把时光读长？

莫名的隐痛

在秋天。我用冒烟圈的手指，弹落菊上的雨滴。

任雨水浸润的菊香，馥郁大地裸露的胸肌，和那些冰冷的手脚架。

很多愁绪，以及对旧时光的念想，都在远逝的蝉鸣中，浓烈渐次。

我随潮水般的人群，远离被连根拔起的村庄，从城市的窗户下擦身而过。

所有的面孔，似曾相识，却又很陌生。

所有的声音，似曾听闻，却又像竖琴上摆动的琴弦，却弹奏不出故乡曾经悠扬的鸽哨。

家乡的童谣，与打麦场上的歌声。

早已被迪厅的啸叫声掩埋了。

整个秋天，就是那么无趣。

整个城市的秋天，就像一只破碎的玻璃杯，那些锋利的碎片，把陌生的人群割痛，却割不疼陌生的街道。

城市里的很多地方，依然渐次盛开着被移植和嫁接的格桑花、梔子花，但却开不出故乡的味道。

特立独行的灵魂，渴望，那一只掠空而过的鸟儿，在摩天接踵的楼宇里，还原出那些草那些花那些树，以及那条河流曾经的欢唱。

这一切，许是我曾经的心跳，或莫名的隐痛。

隐喻的忧伤

秋天的雨水，总是那么冰凉，就像母亲守望的眸子，流淌的河流。

这些雨水，凉透我的心绪，和那些牵挂的诗句，每一个文字隐喻的忧伤，在黄昏，湿了那片飘落的意境。

窗前摆放的菊，顺应而开，开得清新、优雅，却怎么也开不出故乡的味道。

只随同摇曳的枝丫，摇晃着喑哑的蝉鸣，渐次地颤抖着丰腴的行囊。

我在这样的黄昏中按时醒来，朝着母亲眺望的方向，用云，用雾，用飞翔的草籽，用孟郊的诗句，垫高我的身子。

生怕那些飘落的秋叶，把我，和低矮的村庄一起掩埋。

(3)苦日子

山乡如一幅巨大的画幅挂在眼前。高高低低的山洼连连绵铺开。葱葱郁郁的树木铺满了辽阔的山野，恣意成绿色的海洋。一条小溪清凌凌地从沟里流出来。那一幢幢破旧的土坯房疏疏落落地缀在绿色中。

八月，尘世像背了一个火坛儿一样，热得人透不过气来。知了拖长声音叫着。小狗儿吐出舌头在屋檐下哈气。山乡没有一丝风。院子里，叔叔在晒谷子。黄黄的稻谷铺了满地。小鸡贼头贼脑地在那张望谷子，随时准备趁人不备时偷吃。继父用竹耙把谷草耙在一边，此时，他已热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来我家之前，继父就有一个肺气肿的毛病。有时病犯了，他会很痛苦的。后来，他的病犯得厉害了，干活儿也不如从前那么利索能干干了。这时，他劳累了一阵，感觉呼吸有点困难，出气急促。他憋红了脸，丟下竹耙，走到屋门口上气不接下气道：

“秀文，给我倒点开水来，我吃药。”

“自己倒去，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母亲在灶屋里空干饭，她把那些白花花的大米用梢箕沥起来，再把那个又圆又大的南瓜在菜板上仔仔细细认真地切成一块块的。我在那里满头大汗地烧锅。宝红和杏红在哄着弟弟们玩。

“死婆娘，叫你做个事，硬就叫不动。”继父气哼哼地骂道。

“骂哪个？”母亲抬起头来没好气地厉声问道。

“骂你，平常，我把你惯坏了，叫你倒点开水，都不行。”继父白了一眼母亲说道。说着，他自己走进屋里，在温水壶里倒了一大碗水，再找出西药，咕嘟喝了两大口，一口吃下了西药。然后，又啪地一声把那土碗摔在门外的街沿上，那土碗立即碎成了渣渣。最后，他骂骂咧咧地往院外走。

母亲撵出门来，挽起袖子，气急败坏地骂道：

“你个老不死的，有本事出去了，就莫回来——你看你，一天病歪歪的，就像半条命一样，还给我耍横。老娘我早就受够了。”

母亲扯起嗓子大吵大闹，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都好奇地站在院子边看热闹。继父本已出了院子，但母亲的叫骂让他恼羞成怒，他突然返回身来，朝母亲走过去，扬手“啪啪”甩了母亲两巴掌。母亲更加暴跳如雷起来，她呼天抢地地哭着，骂着，并低下头咬继父的手腕，撕扯着继父的衣领，吓得弟弟和妹妹们惊

潮头论剑

品牌诗从“天星诗库·新世纪实力诗人代表作”推出的《蚯蚓之舞：凸凹诗选 1986—2017》(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年 9 月版)有着十分抢眼的诗学景观，其现代性中凸显的尖锐感、顿开感和痛感无比显豁，这些诗歌在完成诗人个体经验阐释的同时，也为“大我”的打开提供了一种当代路径。整本诗集由“大师出没的地方(1986—1999)”、“脱口而出的沉默(2000—2009)”和“蚯蚓之舞(2010—2017)”三辑构成，收入的 112 首诗是从诗人 30 余年创作的 1000 余首诗中遴选出的精品。这样的编辑思路，也体现了艺术尖端的精益求精。诗集的精制与诗人矜持的前卫写作构成一种呼应，颇有意思。

时间秩序和青春激荡的诗意纵横成为“大师出没的地方”的显著特色，作为他比较早期的写作，这一辑的诗歌呈现出叙事记忆与现场书写的基本维度，即一种书写本位的自足与通透。

写于 1986 年秋的《翻书》，翻开了一代人共度的蹉跎岁月，诗人“一页页翻下去/生怕夹带一页过去”、“一部部翻下去/唯恐漏掉一部过去”，他要翻出什么呢？诗没有提供正面的回答。这正是此诗出彩的地方，构思“留白”的装填，交由读者完成，而作者只提供“暗示”——好事的路人莫名所以/上个世纪的来人莫名所以/我装成漫不经心。“好事的路人”、“上个世纪的来人”与“我”生成互文性语境，将“我”提到一个旁观者角度，以经验的回光折射“上个世纪”那些不可忘却的风云际遇。那些隐秘的湮灭于历史深处的人性故事，翻找不完，无数的“下一页”在佐证定论的同时也生发诗意的无限。

凸凹是个在场感极强的诗人，他的诗歌作为生活投影，反映在精神探知上，首先是一种意识觉醒的在场。《牙膏皮的小学时代》通过隐喻的力量呈现的代际遭遇显在，但诗人似乎又不仅仅满足于呈现本身，而以隐在的讽喻把贫瘠记忆中的荒诞性说出来，诗人的义务在于“说出”，在于对典型命运中的各色人等的“异常”做出简洁而有力的表达，即所谓“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牙膏皮从单身干部宿舍扔出/多好的单身干部，多奢侈的单身干部/那是六七十年代/牙膏皮的小学时代，小学时代的牙膏皮/收破烂的老大爷牵着一位辍学的小姑娘/聪明的小姑娘，牙膏皮的小姑娘”。这种单曲回环式的强调，着意于“那些年”的强烈折射，一块牙膏皮隐喻贫瘠的时代，各色人等、各种超现实的人事表现，都在诗歌审美视角之下，放射艺术之光。极具感染，富有共鸣。

凸凹的诗风犹如他的诗名一样棱角分明，这种前突的姿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在观察的敏锐带动的艺术气质的尖刻，

随物赋形的诗意在场

——评《蚯蚓之舞：凸凹诗选 1986—2017》

■ (浙江)芦苇岸



在写什么上，他从来不回避诗歌指涉社会，介入现实的问题，或许在同时操持小说的他看来，诗歌并非文学的蕾丝花边，而是更具有匕首的意义，他的所写总是那么实实在在，每一首诗似乎都可以作为小说展开的轴浓缩。那些呈现在他笔下的人事景物，无一不具有戏剧本质。一个生活阅历丰富，入世深刻而又情怀超迈的诗人，因此获得了精神富足。另一方面，表现在语言上，基于叙事底座的文本建构，不沉沦于浅白无聊的口水，而是探析意象诱因，语言超出生活又不脱离实际，其所产生的深度意味，成为诗歌的艺术触点。波德莱尔在《艺术的镜子》中说：“想象力是真理的皇后。”这已经成为诗歌艺术规律的真理性结论。纵观凸凹的诗歌，他的想象具有整体性，或者说，在诗歌中，他打通了事物本体与主观喻体的界限，从而能够自如地站在诗歌面前，审视着与身体发肤血脉相连的世界。这使得他的语言在叙述带动的生成性过程中自动呈现历史感、现实感，以及对“诗歌无用论”的纠缠。

尤其是，在《脱口而出的沉默》(2000—2009)一辑中，他的语言具有这样的特点，既不乏诗歌情感的煽动性，却不高蹈而怪力乱神；既有写实叙事的造势，又不故弄玄虚而乌有成章。他始终保持着诗歌的警觉，施展拳脚招招有的，一个肩负诗歌使命的诗人，必然会自觉拒绝花拳绣腿，这是本色，是出力作的前提。在语言的使用上，如果说凸凹有别其他诗人最为明显的，是他对现实性与创造性的探索与实践。譬如写于 2005 年的《针尖广场》，就超越了他上世纪的一些现实书写诗歌注重

走出荒凉

■ (四川)暮雨

要，这么大的太阳，也不晓得把玉米拿出来晒起——之红，去场上给我买包经济烟回来。”

听了继父的话，我蹙着眉头，犹豫不决道：

“我的凉鞋烂了，没法穿了，烫脚。”我望望那白花花的烧得滚烫的山路，同时，把我的那双破烂不堪的凉鞋举在继父的眼前。

“去去去，这会儿别人还在外面干活儿，没烫死了。”继父不容分说。

我无可奈何地拿着继父给的一角钱，走在漫长的散发着热气的山路上。我的脚一踏在那白花花的土路上，立即烫得我直跳。我便捡着路边边上的草丛跳着走。热气蒸在我的身上，湿了我的头发，我的后背。去场上的路有三里远，我却觉得是如此的漫长。等我帮继父买回烟来时，我已像一个从水里捞起来的人了。

一天天，日子注满了艰辛。艰苦的日子让继父难以忍受，他几乎天天和母亲吵架。我们姐妹自然成了他的出气筒。尤其是母亲不在家时，他就故意找茬骂我们，也打弟弟。

这天中午，还不满一岁的弟弟银头，一不小心，把桌上一个茶杯摔倒了。继父听见响声，气冲冲地拿了一根黄荆条，他走到吓得目瞪口呆的弟弟身旁，“啪”的一下打在弟弟身上，弟弟疼得“哇哇”大哭。我赶紧跑过去护住弟弟。继父的条子便毫不留情地抽打在我的背上。十岁的我疼得龇牙咧嘴地顶着，我的泪在眼眶里花花地转。我的背被继父抽打成了一条条乌肿的血印子。

黄昏，我在邻居张婶家门外徘徊。夕阳映在一堆堆稻草上，土墙上，瓦檐上。一群鸭子摇晃着肥硕的身子慢腾腾地从田野回来。一群呼三喝四的小伙伴在那玩着斗鸡的游戏。我远远地羡慕着他们的快乐。我不敢把继父打我的事告诉母亲。我也不愿意回家。我不想听见他们吵架的声音。这时，绿葱葱的菜园里，张婶伸出那张笑脸道：

“之红，你在这里干啥？我看你呆这里好半天了。”说着，张婶从菜园里提着菜篮走了出来。她黑里透红的脸上带着微笑，浓眉下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瞅着我。

“张婶。”我低低地叫了一声，泪便出来了。

个体打量的偏执，而转向整体性的群貌塑造。“一个人，在针尖上构建广场/一万人，在广场上朝圣锋芒/远望去：神树海上升/婴鸟在中部嘶鸣，盘桓、无限长大。”不难看出，诗歌对“群怨”的剖析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尖厉而刺眼。从“一个人”到“一万人”，不做任何语势的缓冲与情节的铺垫，而是遽然加速，升格到一个精神场域，进行意象再造的诗意盘诘，和加载个体经验于二度创造当中。“针尖上空无一人。只有那/随物赋形的梦魇轮转不休/建设者的鼻息温暖、湿润、清澈/与此对称的是镜中：一座城池的倏忽消失。”这里，凸凹无形中给自己的长处一语点睛——随物赋形，这是他最为拿手的好戏。存在之诗的显与隐，所蕴含的哲学慕求与哲思闪现，被赋予了形象的错位与重组，不讲理又暗含深刻的合理性。“思想的坦克从针尖的广场隆隆驶过/穿鞋的父亲从针尖的广场赤脚跑过/大火从针尖的广场淋过/冰雪从针尖的广场烧过/一根线针缝制多少嫁衣/一根药针滋养多少肌肤/一根钢钎打出多少天地/一根炮管轰出多少朝代。”现代主义的荒诞不经和现实主义的锥心刺骨，构成“凸凹式”的诗性意义与诗学倾向。语言的奇思妙想、经验的丰赡繁富、智慧的火光飞溅，都充分展现了凸凹的潜能挖掘能力，这种放得开又收得拢的本事，是心性自由与文人责任的践行。

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提出过这样一个形象的观点：“诗人是报警的孩子！”但具体反映到他的诗中，却是逍遥式的离场闪避——诗人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今天比比皆是。但读凸凹的诗，冥冥中却能感知有一种内在关联存在。他不仅在场，而且前置，硬汉的口吻是他诗歌的音色，这在《蚯蚓之舞（2010—2017）》中，更为明显。在这一辑中，诗人就是一个通灵的存在，或涉地域，或陈文史，或叙家事，或化心境，或抒情怀……语面摇曳多姿，语势短促而有力，但语言背后的意蕴更耐人寻味。一个大视野的诗人，必须有临场应变的能力，能驾驭多种笔法，有着高超的技术。这方面，凸凹较好地展现了他的实力。在长诗《不断的刀》中，他突然变法，语感凌厉，诗句与表达对象气息相近气质相宜，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把刀既是独特的一把，又有着集世间无数好刀所长的“万能”。写透写尽，荡气回肠，读来英雄之气洞开心扉，刀即人，刀即命，刀即道，刀刀刻骨，刀刀生辉，好不爽快！

诗人凸凹，在诗言诗，且歌且舞，在不断的未知探测中，他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力量，正如诗人批评家西渡所言：“凸凹晚近的诗则以生命体验的深度置换了思维的深度，完成了对生命本身的诗学认知，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是的，从这本精选诗集看，他已经表现出有足够的底气为自己的精神嘉奖！

“之红，怎么了？——有什么事吗？走，到我家去。”张婶一边说，一边从菜篮里拿出一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递与我道：“孩子，吃吧。”

我拿着张婶给我的西红柿，泪又出来了。“究竟怎么了？孩子。”一到家，张婶放下篮子急切地问我。

“张婶，继父老打我们，今天他打弟弟，我去护弟弟，背就被继父打出了血印。”我断断续续哭泣道。

“天，下手真狠啦！”张婶捞起我的衣服道，“可怜的孩子！你妈妈知道吗？”张婶把我的头抱在她胸前心疼道。

“我不敢给妈妈说。”我的泪又迷蒙了我的双眼。

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在给银头喂饭。银头好像被白天挨打的事情吓倒了。他又黑又瘦的小脸上那双圆圆的眼睛不时小心翼翼地盯着我。并乖乖地大口大口地吃着喂我的稀饭。继父在外面还没回来。突然，母亲走过来道：

“之红，让他自己吃，你跟我来一下。”

我随母亲走到门口，母亲就着昏暗的灯捞起衣服看了看我的背，她泣不成声地哽咽道：

“张婶给我说了，孩子，苦了你们。”

“不疼，妈妈。”我安慰母亲道。

黑夜里，传来母亲更大声音的哭声。

(下周五请看：小朗哥)

七月的风

(外二首)

■ (四川)冷月花魂

东西南北风
吟唱着四季的轮回
灵动的飘浮在季节的枝头
绿了，红了，黄了，白了
装饰梦的衣裳

缱绻在岁月的渡口
把往事折叠包裹
快速给七月的风撒落
风干的泪滴暗香浮动
幻化成跳跃的音符

听风呢喃
将记忆温婉成一束心香
在雪舞的日子里
随哒哒马蹄氤氲散开
飘落掌心的雪花
在眉间心上
悄然绽放

把心靠岸

蒲公英放飞漫天的花语
天空太虚无
大地的一往情深
不可辜负

一叶扁舟
缥缈如诗的舞蹈
在风口浪尖上惊心动魄
在云淡风轻里浅吟低唱

在水之涓
寻着你深情的眸光
我涉水而来
婉约成你喜欢的模样

等

眉弯的柔情
透着一袭蓝色的生动
不染尘埃的梳子
把青丝一遍遍梳理成诗
轻落小窗的幽梦

心上唯美的丹青微澜无忧
窗口的风铃摇曳思念的甜蜜
青涩的心事暗香浮动
微笑的眼眸穿过五月葱茏
站在原地等你，等你
踏上风轻云淡的远行

窗外，丁香花盛开淡雅心语
伫立窗前的曼妙身姿
婉约成一抹醉人的风景
在晨曦的暖意里
浅笑嫣然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